

第一章

凌晨三点电话响，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我来。”塔克的声音昏昏沉沉，他摸索着找到了手机。

“座机。”艾略特嘟囔着，把枕头盖在头上。这是转型学术界后的福利之一——凌晨三点的电话不会是找他的。

塔克骂骂咧咧地放下手机，把电话听筒从挂钩上打掉。他扑过去接住听筒，床垫因此弹了一下，艾略特发出了一声呻吟。

“不好意思。”塔克抓起听筒，粗声粗气地说：“兰斯。”

没声音。

塔克换上完全不同的语调说：“再说一遍？”

艾略特睁开眼睛，听着。

之后似乎是漫长的沉默，塔克说：“我们马上就过去。”他把听筒放回座机，然后打开了床头灯。“艾略特，醒醒。”

“我已经醒了。”艾略特已经把被子都拉开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们得出发了。”

肾上腺素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作用下，艾略特的心怦怦直跳。在刺眼的灯光下，他努力看清塔克的脸。

“你爸爸没、事，”塔克强调了“没事”两字，“但房子没了。”

“什么？！”

塔克把手放在艾略特的胳膊上，紧紧抓住。“发生了火灾。你爸安然无恙。他、没、事。但听起来房子要报废了。”

艾略特震惊到不能动弹。因为有塔克，他才有所缓冲，不至于陷入真正的恐惧，但即便如此……房子没了？他从小长大的房子？在某种意义，在很多种意义上，那所房子仍然代表着“家”。

他甩开塔克的胳膊，跳下床，几乎没有感觉到重建的膝盖因这鲁莽的动作而受到的冲击。“这么晚了没有渡船。”

“我开船过去。”

艾略特点了点头，他还不能冷静说话

塔克走向卫生间，艾略特在卧室里不由自主地走来走去，找衣服，穿上牛仔裤和毛衣，强迫自己集中精力考虑天亮以后可能需要的东西：一旦他们穿过峡湾，进入西雅图，一旦开始面对和处理眼前的灾难。

这就是住在岛上的缺点，你总得未雨绸缪。

他今天要去上班吗？除了那些最基本的事，罗兰还需要他做什么？

窗外一片漆黑，高大树木的剪影与漆黑的夜色融为一体，还没有半点黎明的迹象。空气潮湿而寒冷，岛上总是有点潮。艾略特打了个寒颤。

卫生间的门开了，艾略特说：“你有和我爸本人通话吗？”

“没有。是他邻居打来的电话。她叫什么来着？麦吉利库迪

太太？”

“麦吉里弗雷。那我爸爸——”

“他没事。她说他还在和消防队说话。”塔克苦笑了一下。
“你了解你爸爸，他可能觉得，应该等到合适的时候再告诉你这个消息。”

是的，没错。事实上，以罗兰的性格，除非艾略特明天，或者说今晚，过去吃晚饭，否则他和塔克可能压根不会听到关于这场灾难的任何消息。虽然艾略特已经和塔克同居快半年了，但他依然尽量做到每周四晚上陪爸爸一起吃晚饭。

不管怎么说，这也很好的说明了为什么电话是打到座机，而不是艾略特的手机。

艾略特已经穿戴整齐，看着塔克把一件干净的白衬衫拽到那宽阔的肩上，然后迅速地系上纽扣。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急躁情绪。塔克的动作并不慢。总之，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已经发生了。不管是十分钟到，还是半个小时到，都不会有什么不同。

不过，他还是难以接受。虽然他爸爸是个地道的嬉皮士，但他并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绝不会在床上抽烟，不，根本就不抽烟。房子是一栋老式平房，位于历史悠久的巴拉德区，但维护得很好很用心。而且，凌晨三点，又怎么会发生烘干机棉絮起火或烹饪意外这种事呢？

轮到他去卫生间了，涂上止汗剂，往脸上泼水，刮胡子，刷牙。他仍然不确定自己今天要不要去上班，一切都要看爸爸那边是什么情况。

他走出卫生间，问道：“你可以出发了吗？”

“走吧。”塔克扣好肩上的枪套，把手机放进口袋。他的职业

是FBI探员，在西雅图分部工作。他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艾略特也曾是一名FBI探员，后来因公中枪，从此永远离开了工作岗位。现在，他在普吉特海湾大学教历史。他对此还算满意，大多数情况下是满意的。

他们离开小屋时，离日出还有一个小时。尼桑350Z的前大灯照出了一簇簇亮晶晶的浆果、树干上刻着的秘密信息，以及偶尔闪过的一双双反光的眼睛。艾略特开着车快速穿过茂密寂静的树林，来到多拉多湾码头，塔克把他的帆船停泊在游艇俱乐部的一个船位上。塔克仍然在城里租了一套公寓——考虑到他的工作作息——但大多数晚上，他都乘渡轮来岛上住。幸运的是，他一般都把车停在大陆这边。

他们停车并下车时，四周无人。即使在夏天这个驾船的高峰期，停泊在小码头的船也不多。他们关上车门的声音响彻空旷的停车场。

关闭的餐厅前插着旗杆，杆上的滑轮和吊绳撞击着金属杆发出悦耳的声响，宛如幽灵船的钟声。波涛带来海风潮湿而腥臭，没有标志的三角船旗在风中懒散地飘扬，他们脚踩在湿漉漉的石头上，来到码头上塔克的单桅帆船“斗牛鱼号”旁。

解开绳索并驶出码头没花太多时间。他们现在有一套固定流程：艾略特比塔克行动慢，他先爬上船，启动发动机，然后看着塔克解开绳索，发动机轻轻地空转着。海水拍打舔舐着船身，哗哗地冲刷着码头四下，金色的海藻在绿色的水中慵懒地摆动着。

一直等到船尾开始荡离码头后，塔克才解开绳索的结头，然后跳上了船。他代替艾略特掌舵，艾略特则去小厨房做咖啡。速溶咖啡，没有奶，但加点爱尔兰威士忌，还是不错的。

他端给塔克一杯苦涩的黑咖啡。

“谢谢。”塔克说。他喝了一大口热乎乎的咖啡，眼睛在黎明前的昏暗中闪烁着蓝色的光。“你还好吗？”

“还好。”艾略特勉强挤出一丝微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们的沉默很奇怪。他们都是接受过训练的，不去猜测，不在没有答案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和精力。塔克已经把他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艾略特，现在也只能这样了。只要塔克在这里，就已经好多了。

他转过身去盯着凯特隆岛越来越近的灯光。水花溅到他的脸上，冰凉、咸腥，让他精神一振。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稳定了一下情绪。

他们很快，以每小时十五海里note的速度前进。风被他们抛在后面，航行时间只需要二十分钟左右。

东面，黎明终于来临，就像火苗卷起了黑纸的边缘，将黑夜燃烧殆尽。

“斗牛鱼号”的船头受到一股突如其来的猛烈水流冲击。

“海里的老天爷啊。”塔克嘀咕道。

艾略特及时从自己忧郁的思绪中缓过神来，刚好看到一条灰鲸在几码外的海面上跃出，又重重撞入海面，掀起一堵水墙和浪花，再次让帆船摇晃起来。他扶着船舷的金属栏杆，稳住身体。这里并不是峡湾最深的地方，平均水深只有四百五十英尺。六月中旬对于灰鲸来说，已经是迁徙的晚期了，它们一般在早春时分从阿拉斯加迁徙到下加利福尼亚半岛。

“这鱼可真大。”艾略特说。

两人在晨曦中对视了一眼。艾略特看到了塔克的笑容，自己的嘴角也弯了起来。

* * *

车库整个烧没了，房子虽然没有被烧成平地，但也差不多了。艾略特在微弱的灯光下凝视着烧焦的废墟，几乎无法接受。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烟臭味，还有仍在轰鸣的消防车排出的尾气。大部分花园也已不复存在。巨大的老紫藤变成了一块黑色扭曲的树桩，灰烬像雪一样铺在原本种着玫瑰丛的地上，草坪成了一片被靴子踏过的泥泞沼泽。

他隐约感觉到塔克的手放在自己肩膀上，还紧紧捏了捏，他很感激塔克无声的支持。

艾略特转身背对废墟，扫视着周围的人群——消防员们在湿漉漉、还冒着浓烟的废墟中四处搜索，而围观群众做着他们最擅长的事情，那就是给人添乱——直到他发现父亲站在一群邻居中，他们有的穿着睡袍，有的穿着工作服，正聊得起劲。

罗兰穿着牛仔裤，还有艾略特从小时候就看他在穿的灯塔牌note红灰色厚双面绒睡袍，花白的头发一如既往地扎成马尾，但比往常显得凌乱。他手捧着一个保险箱。

“爸！”

罗兰转过身来，看到他们惊讶不已。“艾略特？你怎么来了？”

父子俩尴尬地拥抱了一下，因为罗兰还紧紧抱着他的便携式保险箱。他个子不高，但肩背魁梧，敦实且肌肉发达。只是今天早上的他好像缩水了，衣服和头发全是烟味。艾略特的双臂紧紧地抱住父亲，当他抽回手退开时，说：“你什么意思，什么叫我怎么来了？麦吉里弗雷太太打电话来说——”他的声音戛然而止。父亲看起来很疲惫，而且第一次显得苍

老。艾略特努力忍住才没有再次把他搂进怀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罗兰摇了摇头，说：“可能是电线出了问题，老房子嘛。”他深吸了一口气。“这下连老房子也没了。”他注意到塔克正静静地站在一旁，勉强露出一个疲惫的微笑。“塔克。”

塔克粗声粗气地说：“我很高兴你没事，米尔斯先生。”

罗兰点点头，然后摇了摇头，似乎欲言又止。

“你怎么逃出来的？”艾略特问道。他强迫自己再次审视这座房子。如果父亲没有及时醒来.....就不可能还活着。天啊，被烟雾呛死的人比烧伤致死的人要多得多。

“起火点在车库，幸好主屋的烟雾警报器响了。我只来得及穿上裤子，拿上钱包，找到保险箱。我走到外面，打开水管，但是.....”

但是一个花园用的水管能扑灭那迅速演变成地狱的烈火吗？

“老天啊。”

塔克再次把手搭在艾略特的肩膀上，给予支持和援助。倒不是说他没指望过塔克会给自己支持，只是塔克在情感上的慷慨，超出了艾略特的预期。

“你需要我们做什么？”塔克问道。“尽管开口。”

“我应该没事。我有很完善的保险，”罗兰郁闷地说，“现在那帮吸血鬼可以大赚特赚保费了。”

“显然已经从震惊中恢复了。”艾略特跟塔克说，塔克严肃的嘴角勉强扯出一丝微笑。

艾略特看着消防员们开始将重型黄色水管中的水和空气都排掉，准备将它们压平后折叠卷好。战斗结束了，现在剩下的就是清理废墟。没有救护车，没有运尸车。他的内心是感激的，但他还是忍不住说：“你不应该浪费时间去找那个保险箱，你可能会被困在屋里。火灾中，分秒必争。”

“你母亲就是考虑到这种情况才准备这个保险箱的，不拿到它我绝对不能离开。”

艾略特还没回答出口，消防队长走了过来，戴着黄色的头盔和防护装备。“米尔斯教授？”

艾略特和罗兰异口同声答道：“在。”

队长是个面色红润的中年人，右脸上有几道银色的伤疤，一双浅色的眼睛从艾略特身上移到罗兰身上。

“我是房主。”罗兰说。

“我是伯里斯队长。”

罗兰伸出手。“我很感谢你今晚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伯里斯队长。”

“我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好。但即使我们早点到达，也回天无力了。”

“那是什么意思？”塔克抢在艾略特之前问道。

伯里斯对罗兰说：“意思是我接下来说的话不会被公开，但我想你应该知情——我们请来了纵火调查员。”

“纵火？”艾略特重复了一遍。

罗兰没有说话。

“你认为这是人为纵火？”

伯里斯看着艾略特，简单地说：“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人为纵火。”

Ketron Island, 华盛顿州皮尔斯郡治下的小岛之一。

约合27.8公里。

Beacon, 美国老牌毛毯及居家服饰品牌。

第二章

“但我就是喜欢《与狼共舞[1]》嘛，”艾略特在布莱恩特楼的教室里讲授“电影与历史：美国西部”这门研讨课，坐在前排的莱斯利·马切克同学如此反驳道，“那是第一部以同情姿态，或者说以刻板印象之外的姿态，展现印第安人的电影。”

艾略特温和地说：“嗯，我认为它对拉科塔[2]部落文化的同情描绘确实让电影观众感到惊讶，甚至颇受启发。但要论正面展现美国原住民的形象，它绝不是第一部，甚至不是第一部票房大卖的电影。”

想想看，莱斯利·马切克同学已经是两个学期前的事了。现在这位是莉安·米勒同学，又一个可爱的金发小美女，胸部挺拔，大长腿。说真的，时间一久，这类学生确实会变成一

个模子印出来的。不过偶尔也会有个把孩子，用一个新颖的想法或罕见的洞察力，给人带来惊喜。

但那肯定不会是莉安·米勒同学，也不会是任何认为《与狼共舞》是美国西部真实写照的人。光看里面的发型就知道了！你要说这是打破了刻板印象？这更像是用一套新的时髦的刻板印象，取代了那套过时的刻板印象。但她是个好孩子，而且年轻到足以将《与狼共舞》当成经典电影。

哎，他真希望早点开始他的假期啊。这将是最后一次答应教暑期班课。

“我是说，历史也只是一种故事形式。”米拉·伊根同学插了一句。

不，不要。住在艾略特内心的那个前执法人员可受不了这个。“不是这样的，”他对米拉·伊根同学说，“事实就是事实。《印第安人迁移法案[3]》是在1830年通过的，这是一个可以衡量和量化的事实。到了1863年，也就是我们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苏族[4]人已经有了很多与白人打交道的经验。事实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但事实本身并不是主观的。”

米拉·伊根同学因尴尬和受冒犯而脸红了，她与莉安·米勒交换了一个惺惺相惜的眼神。艾略特在心里叹了口气。他能猜到自己在她们心目中的形象。他说得并不完全公平。历史的定义是什么？是过去发生的连续性事实，还是关于这些过去发生的连续性事实的讲述，抑或是对过去事实的解释？

这些孩子不喜欢自己的观点受到挑战。但这是一代又一代传下去，不会改变的事情。也许只有这是永恒不变的。艾略特上大学时，他的态度和信仰曾让父亲感到困惑。可能是因为罗兰像这群孩子这么大时，就已经是华盛顿大学反战运动中最杰出的领袖之一了。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今天早上，会如此平静地接受纵火的推断。

他当时对消防队长伯里斯说：“恐怕有这个可能。”

然后，当艾略特还在碎碎念时，罗兰冷静地解释说，他于不久前收到过一封信，警告他不得出版关于他那激进青年时代的回忆录。“我猜，也许有人看到了《琼斯母亲[5]》上刊登的节选。”他若有所思地总结道。

艾略特能做的只有克制自己。“你不觉得你应该提一提这件事吗？”他最后脱口而出。“你就没想过把有人在威胁你这种事告诉我一下吗？”

“那是触犯联邦法律的。”塔克插了一句，他指的并不是罗兰没有与艾略特沟通。

果不其然，这句话引来了罗兰的一番演讲，主题是他长期以来对联邦政府在言论自由方面施加各种干涉行为的蔑视。对塔克来说，这就像在公牛面前摇红布一样。对了，在罗兰的房子重建期间，他会和他们一起住在鹅岛上，接下来一定会是很开心、很快乐的几个月呢。艾略特非常期待看到塔克和罗兰在早上喝咖啡时互相问候。

尽管大多数早晨，他和塔克都没有时间喝咖啡。

他决定把注意力拉回教室里。“你们大多数人都太年轻了，不记得《蓝衣士兵》《小巨人》或《追凶三千里》[6]这些电影，但这些都是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修正主义西部片。”

他继续讲课，谈论电影、老西部和牛仔电影，同时一直在想是谁想要他父亲的命，以及，为什么。

罗兰不可能像他看起来那样无动于衷，一定是受到了惊吓

的。艾略特都还在震惊中呢，所以罗兰的反应不正常也是情理之中。甚至比平时更不正常。

教室后面的时钟终于指向了整点。艾略特松了一口气，下课了，学生开始陆续离开教室。他礼貌地向走过的学生点头，回答了几个关于下周期末考试的问题。

暑期班将于下周五正式结束。之后，艾略特就要放假到秋天了。他盼望着这一天，如果不算中枪后那段漫长的恢复期的话，这将是他的四年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假期。

他回到讲桌前，他的本科生助教凯尔正在收学生交上来的最后一批影评。

凯尔抬起头瞥了他一眼。“一切都好吗，教授？”他是个很有魅力的孩子，一双杏眼、蜜色皮肤、各种穿孔和一头绿色的头发。

艾略特浅浅一笑。“只是睡眠不足。”他还没有告诉任何人罗兰家失火的事。这个消息会让人们感到不安——毕竟，罗兰在普湾大是个名人。

“是吗？”凯尔偷偷笑了笑。他是为艾略特和塔克在一起而由衷感到高兴的人之一，而且他似乎还误以为，用罗兰的话说，艾略特和塔克每晚都在搞那些“花花事儿”。

其实，不是这样的。以塔克的工作时间来说，是不可能的。他仍在参与“雕像师”一案的收尾工作，同时还要通过互联网，对本地政客乔治·克利夫顿·布卢被害一案展开调查。

尽管昨晚他们确实度过了一些美好的时光……所以，是的，难怪艾略特觉得累。今早电话响之前，他只睡了两个小时。

凯尔收完作业后，艾略特向他道了谢，把作业塞进公文包，然后朝学校另一边的汉比楼内的办公室走去。他走得很轻

快。就在六个月前，他的膝盖比现在难伺候多了，所以他很庆幸膝盖有了稳步的改善。现在基本上不痛了，可谓进步不小。

空气温暖，花香四溢。望不到头的山毛榉树开花了，黄绿色的小花一簇簇挤在银灰色的枝丫上。玫瑰也开了，有红色、粉色和珊瑚色。这是一座美丽的校园。草坪整齐有序，砖砌的庄严建筑爬满了常春藤。看起来非常保守，但实际上，这是西海岸最具自由主义精神的大学之一。

学生相对较少——呃，毕竟是暑期的校园嘛。几个学生躺在草地上看书或聊天，还有个把学生则踉踉跄跄地赶往下一堂课。艾略特对此深表同情。这种天气不适合在室内学习抽象的理论，或者任何理论，概念，范式，都不适合。

他穿过植物园的“通幽径”，在六月的午后，这感觉就像漫步在一家枝繁叶茂的香薰店里。树顶像帐篷一样投下绿色的树荫。日本丁香和松树的辛香味，与校园里时常萦绕的刚修理过的草坪香，混合在一起。金色的花粉飘浮在空中，闪闪发光。艾略特深深吸了一口。这一上午，他都能闻到烟味。

手机响了，他看了看号码。

塔克。

艾略特接起电话说：“嘿。”

“你爸爸怎么样了？”

“过去两三个小时都没消息。上次联系时，他还在和保险公司、纵火检查员和记者沟通。”

“记者。很好。”

“是啊，我也这么想。听着，谢谢你邀请他留在小屋，从你

嘴里说出来更有意义。”

塔克不以为然，说道：“那当然。不然他还能去哪儿呢？总之，他最好待在我们的视线之内。”

“可不是吗。”

“你还好吗？”

塔克这突如其来的关切总是让他措手不及。这让艾略特感到温暖，同时也让他有些尴尬，也许因为这与他最初对塔克的印象相悖。

“我？我还好。就是很想睡一小觉。”

塔克笑着说：“你老了。”

“我比你年轻，老头。”

“差不了多少。两岁。”塔克又笑了。“也许你可以把办公室门锁上，打一个小时的盹。”

“听起来很诱人。”他又试探性地说：“我想拿到那份纵火调查的初步报告。”

对方停顿了一下。“你是说，你想让我帮你去弄到手？”

“我觉得，你的运气会比较好。”

“请告诉我，你没有相信你父亲的妄想症吧，关于联邦政府——”

“这就是我，记得吗？每家都有一个阴谋论者。”

塔克叹了口气说：“我会尽力的。”

“谢谢。”

塔克拿开话筒跟人说话，然后又回来说：“好了，我要挂了。晚上再聊。保重。”

“保重”是塔克在工作时表达“我爱你”的加密版。

“你也是，今晚见。”艾略特挂掉电话，淡淡地笑着。

他来到汉比楼，走上狭长的台阶，推开厚重的子弹形木门，进入安静的大楼。走廊里隐约弥漫着地毯清洁剂和消毒剂的味道，也许还有一缕非常微弱的大麻味。这里一反常态地安静，但暑期总是有一种放学后的气氛。

安妮·戈德的空教室门敞开着。安妮站在讲桌旁，卷着一张张蓝图。他经过时，安妮向他点了点头。艾略特也点了点头。

自从去年秋天那件事发生后，安妮和他的其他同事一样，一直对他小心翼翼，敬而远之。倒不是有谁因为他在校园里抓住了一名连环杀手而责怪他，但他曾当过FBI这事，也没有让他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师。警察，哪怕是前警察，都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艾略特继续沿着走廊往办公室走去。他提着钥匙和公文包，打开门锁，走了进去。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罗兰打来的，又有新情况。

艾略特听他说完，大部分时间都没开口。罗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在艾略特看来，这是好事。如果《琼斯母亲》上的那篇文章引来了纵火，那么在媒体上保持低调是明智之举。

房子可以重建，也会重建起来，但一生的纪念品——书籍、照片、画作——都将永远失去。至少，出生证明、结婚证和认证

书等重要文件都保存在那个小保险箱里，也许罗兰取回这些文件的决定是正确的，但一想到这争分夺秒的时间内可能面临的风险，艾略特的心还是不由得一紧。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是说教的时候。罗兰的声音听起来疲惫不堪，可说是艾略特听过的他最接近落败的声音。但不管时机是否恰当，有一个问题困扰了艾略特一上午。

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中立，不带责备。不要激怒嫌疑人。“爸爸，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受到了威胁。”

“儿子，我们不要把这点小事闹大。只是一封信而已。你以为我以前没收过仇恨信吗？”

“只是这样吗？仇恨信？”

罗兰的迟疑足以说明问题。

“信上具体写了什么？”

“我不记得具体措辞了。”

“爸！”

罗兰疲惫得无法掩饰自己的叹息，说：“确实不记得了，但大意是：如果你想保住老命，就不要出版这本书。”

艾略特费了好大劲才保持语气平和，问：“是电子邮件还是邮局寄来的？”

“是通过平邮寄来的。”

“具体是什么时候寄来的？是打字的？还是手写的？你还记得信封上的内容吗？有邮戳吗？什么样的邮票？”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对那些想要揍脱险归来的孩子屁股的父母，多了

一分理解。

“艾略特，那都是几个月前的事了。我不记得了，基本都忘光了。”

“你怎么可能忘了那样一封信呢？”

“我说过，”罗兰这时的语气很干脆，“这不是我第一次收到仇恨信了。”

“是手写的吗？”艾略特又问了一遍。

“是橙色蜡笔字，复印在普通白色复印纸上的。信封是普通的纯白色商务信封。没有回信地址，邮票是永久邮票[7]寄出地点在西雅图。这就是我对那封该死的信的全部记忆了。”

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比他一开始透露的信息要多。

“无论如何，这是个开始。下一个问题：你认为会是谁寄的？”

“这算什么问题？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寄的？”罗兰厉声说。这种罕见的急躁暴露了他的疲惫和压力。

艾略特试图缓和语气。“哪些人有不想让你出回忆录的理由？”

“我不知道。”

“该死的，爸爸。昨晚有人烧了你的房子，对方想杀你，有人不想让那本书出版。你一定多多少少知道那会是谁！”

罗兰马上回答说：“我告诉你，我不知道。”

艾略特的心沉了下去。不过，让他感到不安的并不是父亲语气中的恼怒，而是那明晃晃的谎话。

[1] *Dances with Wolves*, 1990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描述美国内战末期，北军士兵与美国原住民部落的故事。

[2] Lakota, 北美原住民族群的一支，目前主要居住在南、北达科他州。

[3] *The Indian Removal Act*, 美国政府的印第安人迁移政策的一部分，于1830年由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签署。该法案剥夺了美国原住民对固有土地的所有权，为大规模暴力迫迁原住民部落提供了法理依据。

[4] Sioux, 是北美平原原住民中的一个民族，前面说的拉科塔部落就是其中一支。

[5] *Mother Jones*, 美国新闻杂志，创刊于1976年，以揭示社会不公、调查报道和深度新闻而闻名。

[6] 《*蓝衣士兵 (Soldier Blue)*》和《*小巨人 (Little Big Man)*》都是1970年上映的美国西部电影，《*追凶三千里 (Tell Them Willie Boy Is Here)*》是1969年上映的。所谓“修正主义西部片 (Revisionist Western)”，指这类电影更加重视现实主义，突出那个时代的黑暗和野蛮。

[7] *Forever Stamp*, 是美国邮政服务的一种邮票，无论邮费的价格如何变化，购买了这种邮票的人都可以使用它来寄送一封标准大小、一盎司重的邮件，而不需要额外支付费用。

第三章

“也许他说的是真的。”塔克说。

“他在撒谎，我能从他的声音里听出来。他以前从没对我撒过谎。”艾略特躺在床上翻阅着纵火案的初步报告，但他抬起头，不经意间欣赏到塔克脱下衣服后，只穿着雪白的T恤和红蓝格子四角裤的身姿。

塔克是个大块头。宽阔的肩膀，有力的胸膛，肌肉发达的胳膊和腿。壮而不胖，他那副大骨架上没有一盎司多余的赘肉。这样的体型看上去会显得笨重，但塔克很会把握举手投足的姿势，所以他看起来只显得威严。或者说，让人望而生畏，如果他有意为之的话。

艾略特倒从来没有被他吓到过。艾略特面带微笑，心里藏着喜爱。塔克有着红铜色的头发和白皙的皮肤，很容易被晒伤。他的鼻尖和肩头现在还有点红，而他们在岛上公园的那个深水泉眼里游泳，已经是上周末的事了。

那是非常美好的一天，感觉就像一百万年前的事了。

艾略特又低下头看纵火报告。这个阶段的报告，主要是笔记、草图和几张看来是犯罪现场的照片。报告确认了起火点在车库，车库里有足够的助燃物，继而解释为何财产损失如此之大，另外火势蔓延的速度和方向，与助燃物的可能类型和通风状况相符合。

报告还包含对房产、社区环境和天气状况的总体观察。潜在目击者名单很短。非常短，因为一、个、也没有。也没有嫌疑人。

但这只是个开端，接下来还有完整的调查。

“你读过你父亲写的书吗？”塔克问。

“没有。”艾略特又抬起头，苦笑了一下。“说实话，我都完全忘了。在他成功找到那个经纪人后，他就没怎么提起这件事了。我以为已经无疾而终了——直到他突然签了合同，而那本该死的书就要出版了。”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那本书是写什么的？”

“毫无头绪。”

“能猜到吗？”

“他总是说什么要刺激人民，敲打牢笼，鬼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可能是指一般的笼子，也可能是他自己定义的一些‘笼子’。”

塔克想了一下。“他当年能有多嚣张呢？我知道他因为一连串的逮捕记录，名声多少有点受损，但他从来没有蹲过大牢，对吧？他也从来没有上过我们的通缉名单。”

“我知道。我无法想象会有人看这本书，更别说因为感觉受到威胁而要杀他了。”

“你可以要求看一下。”

“我得从他的出版商那里拿一份副本。他说他的笔记和初稿都在火灾中被毁了。”

“他没在保险箱里放一份副本吗？”

“没有。”保险箱里除了重要的文件外，还有他母亲多年前就

放在里面的老照片。晚饭后，罗兰打开了保险箱，整理了柯达克罗姆[1]幻灯片、曾祖父母和曾外祖父母们的棕褐色肖像照、艾略特的婴儿照和童年照——其中一张缺了门牙，留着飘逸的长发——还有结婚照。对一个家族几代人来说，照片并不算多，但意义重大。罗兰看了眼眶湿润，不知是因为照片本身，还是因为想到杰茜·米尔斯当初精心整理这些照片，就是为了防范这样的灾难。之后，艾略特给他们每人倒了一杯威士忌。

他想弥补父亲的损失。但既然不可能了，那就让袭击罗兰的人付出代价。昂贵的代价。

“警方会要求看书的。”塔克说。

“我不敢肯定。目前较为认同的推测是，这只是又一个右翼疯子对一名高调左派人士想出回忆录的泄愤之举。”

“这个推测也不是不靠谱。”

“确实，这是显而易见的推测。尤其是在新保守派博主威尔·麦考利去年写了那篇名为《终身恐怖分子》的专栏文章之后。”

“威尔·麦考利？我以为他只是个电台评论员。”塔克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

“他也有这个身份。”

“现在还有人用‘新保守派[2]’这个词吗？”塔克摘下手表。

“那篇博文有两百多条评论。”

“还不算你爸爸的。”

艾略特苦笑承认，然后补充道：“这些评论很多都来自边缘

分子，他们鼓吹用暴力来回敬昔日那些恩怨，而其中的大多数人都太年轻了，不可能亲眼见证过当年发生的事。”

“你认为有人受到了那篇文章的启发？”

“我认为有这种可能。警方也这么认为。但我知道爸爸不是这么想的。”

“但他没有告诉你他的想法。”

“没有。”

塔克爬上床，床垫下陷了一下。他滑进冰凉、干爽的被单下，舒坦地呻吟一声。

艾略特把报告放回文件夹，又把文件夹扔到地上，翻过身来，微笑着注视塔克。“水手，欢迎回家。”

他们接吻。一开始，亲昵而敷衍——毕竟两人都很疲惫，都有很多心事——但塔克嘴唇的柔软感总能让艾略特放下戒备。塔克嘴唇的线条很坚毅，说过很多难听的话，但他的吻却很甜蜜。所以艾略特慢慢地、深深地吻着他——当他开始后退时，塔克的大手紧紧扣住了他的后脑勺，让他保持不动，而塔克柔软而甜美的嘴唇则紧紧贴着他的嘴唇。

“真是一次漫长的航行。”塔克最后嘟囔道，让艾略特又可以呼吸了。

艾略特表示赞同。漫长而可怕的一天，尽管他并没有忘记，这一天本来可能更漫长、更可怕。他深感庆幸的是，爸爸还活着，而且正安然无恙地躺在楼下的客房里。

他拉灭了床边的台灯，再次伸了个懒腰，双脚和双手拂过塔克的双脚和双手。他们可能需要一张更大的床——对于两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男人来说，普通双人床有点拥挤。不过

既然塔克不介意，艾略特觉得自己也能忍一下。

敞开的窗外传来蟋蟀和青蛙的叫声，还有浣熊恼怒的叽叽声，它好像在想方设法要进入屋后面关得严严实实的垃圾桶。

塔克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艾略特问：“科里安那案子的起诉进展如何？”

“快了。”

“关于他遗弃受害者头颅的地点，有进展吗？”

“没有。”

“那个疯子还不开口吗？他觉得自己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塔克把手伸过去，找到艾略特的手，凑到嘴边，亲吻他的指关节。“我们能不能不要在睡觉前谈论连环杀手？”

“可以，当然。”这个要求很合理，但塔克突然停止谈论“雕像师”的案子，这让艾略特有点不爽。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塔克也会讨论他的其他案子，也公开谈论工作，所以他并不是想把艾略特拒之门外。也许这个案子到底还是刺激到他了。这，确实很令人不安。“对不起。”他说着，捏了捏塔克的手表示歉意。

塔克回握了他一下，松开了他，疲惫地叹了口气。

艾略特以为塔克要睡着了，但他突然若有所思地说：“你真的相信你父亲从来没有骗过你吗？”

“是的，我相信。他从来没对我撒过谎。嗯，我意思是，不包括培养我对圣诞老人、复活节兔子和约翰·F·肯尼迪[3]

的坚定信仰。不过，我觉得前两个主要是我母亲的功劳。”

塔克发出好笑的声音，但他说：“你爸爸这人，可能藏着很多秘密。”

“也许吧。但我父母一直强调诚实和坦诚的沟通。你可以说你不愿谈论某些事情，或者你还没准备好谈论某些事情，但不能撒谎。永远不能。”

塔克沉默了。他没有提过他的童年。艾略特知道他是在寄养家庭长大的，也许他是想把自己对家庭和家庭生活为数不多的了解，与艾略特的经历进行比较。据塔克说，他的养父母都是好人，他也得到了不错的照顾，但他是和另外两个少年一起被寄养的，从来没有自欺欺人地认定那是个真正的家庭。他们一直都很清楚，这只是一个法律要求的临时安排。

“他会用撒谎来保护你。”塔克最后说。

艾略特思忖了一下。“可是他要保护我什么呢？”

[1]Kodachrome，美国伊士曼柯达公司出品的彩色幻灯片品牌。

[2]neocon，“neo-conservatism（新保守主义）”的缩写是，因不满新左派的改革，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

[3]John F. Kennedy，1917-1963年，美国第35任总统，死于行刺。

第四章

“你今天一个人在这里没问题吧？”第二天早上，艾略特在出门时问罗兰。渡轮在春季改了时刻表，现在他们必须在6:15赶船。有趣的是，提前十五分钟并不会很急，可是每天闹钟响起来时，感觉就不一样了。

罗兰从思绪中抬起头。他放下咖啡杯，微笑着说：“那当然。儿子，你不用担心我。”

“不过我还是很担心你。”

“别担心。我没有失去任何我不能失去的东西，”罗兰耸耸肩，“只是些玩意儿而已。”

艾略特想起了前一天晚上，当他轻轻翻看那些老照片和幻灯片时，父亲眼中的泪水。是啊，一些玩意儿。但收藏和打理这些东西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你们今晚回家，我来准备晚饭。”罗兰补充道。今天早上，他的声音听起来跟往常差不多了，尽管有眼袋，胡子拉碴的脸也显得憔悴。他的头发里是不是多了些白发？

“我会回家的，不知道塔克怎么安排。”

塔克在前厅喊道：“我还不确定，得早点告诉你。”

“不管怎样，回来晚了就热一下菜。”罗兰瞥了一眼时钟。“你俩要赶不上船了。”

艾略特犹豫了一下，最后说：“晚上见，爸爸。”

罗兰愉快地点了点头。

“对于失去自己所有的世俗财产，他真有表现出来的那么淡然吗？”在前往渡口的短途车程中，塔克问道。

“我说不准。他昨晚看起来很麻木，今天看起来恢复了好多。”

他们在岛上仅有的两家咖啡馆中的其中一家买了咖啡，坐进艾略特的尼桑车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聊，看着敦实的白色渡轮缓缓向他们驶来，驶入海湾时，船体把蓝色的海水搅成白色浪花。

“再过一个星期，我就要一个人开这趟车了。”塔克说，他的海军蓝色西装衬托出他蓝色的眼睛，也衬得头发近乎火红。

艾略特笑了。“等到秋天就不用了。”

他一直期待着夏天剩下的时间能属于自己，期待着和塔克共度假期。现在他需要在计划里把罗兰加进去。不过嘛，那也没关系。塔克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工作，这就意味着他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罗兰斗气。八月份，艾略特和塔克打算一起去度假，这是他俩的第一次，地点还没定。他们还在争论各种可能性，乐在其中。

“你今天下午要去做理疗吗？”

“是的。”艾略特的膝盖已经痊愈得差不多了，但他的右臂在六个月前骨折了，所以他每隔几周还是要做一次深层组织按摩——但是所有这些捏、抬、拉、伸的动作都太剧烈了，根本算不上是“按摩”。

“我晚点告诉你是否能一起吃晚饭。”

“没关系的。”不过看到塔克和罗兰似乎都在为和睦相处而格外努力，他很感激。这两人难得这样。

他们在斯蒂拉科姆靠岸后，艾略特把塔克送到他的车上，然后前往大学。

暑期班期间，艾略特只在周五教一门课——“美国超验主义 [1]”，这是一门研究新英格兰超验主义者及其批评者的跨学科课程，非常简单。哲学系主任费什博士得了阑尾炎，艾略特就接手了这门课。基本上，这门课包括指定阅读并讨论爱默生的散文、梭罗的《瓦尔登湖》、富勒的《十九世纪的妇女》和霍桑的《福谷传奇》。不需要打分的研究论文，而且费什博士已经准备好了期末考题——可能是二十年前就准备好了——所以艾略特只需要回答一些问题，暗示了几句期末考试会偏重哲学而非文学或历史，然后就按时下课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没有人来向他请教，也没有人需要他的智慧之言，因此在去做理疗之前，他批改完了最后一批令人头疼的以“林肯担任总统是否导致内战不可避免”为题的论文。

傍晚时分，他回到岛上，把车开到小屋前，发现前面停着一辆白色斯巴鲁，车牌显示是租赁车。

艾略特一边思考这一情况一边把车开进车库。罗兰没有提过要租车，但他要租车也合理。被困在普吉特海湾正中的一个岛上，他可不会高兴。尽管如此，艾略特也不想看他爸爸开着车在乡下转悠，万一真的有人放火想杀他的话。

艾略特拿上公文包，穿过车库来到厨房。烤面包的香味扑面而来，他的肚子咕咕叫了。门一打开，他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

“那我不知道你想从我这得到什么。”

“这不仅是我的问题——”罗兰突然停了下来，发现了艾略特。他并没有跳起来，但肯定是吓了一跳。“你回来早了！”他试

图让这听起来像是意外之喜，但效果不佳。

那个女人可能和他的父亲年纪差不多大。她高高瘦瘦，花白的深色头发剪得很短。她的黑色T恤上印着“女性向上！”的口号，脸上戴着一副黑蓝条纹的方框眼镜。她见到他也是一脸茫然，这让他有点恼火，因为这是他的家。

“现在是暑期班，”艾略特提醒罗兰，“我中午就下班了。”他礼貌地向女人点点头。

“这样的话，你迟到了。”这种勉强的欢乐语气太不像罗兰了，艾略特感到一股真正的不安。到底是怎么回事？

罗兰看了看那个女人，在尴尬的气氛进一步扩大之前，她微笑着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艾略特。”她伸出一只手。“很高兴终于见到你了。”

“艾略特，这是米施嘉·温斯坦。米施嘉是我的老朋友。”罗兰说。

“老朋友是一种说法，”米施嘉的握手温柔而有力，她冲艾略特眨了眨眼睛，“我是你父亲的第一任妻子。”

“啊。”艾略特茫然地说。

艾略特知道父亲以前结过婚。事实上，结过两次。都是陈年往事了，没什么瓜葛，无关紧要。他不知道的是，罗兰还和他的前妻们保持着联系。当然，他也没有断联的必要。他一生的挚爱是谁，是无可争议的事。即便如此。

米施嘉哈哈笑了。“他还真是当过FBI的人啊。我觉得他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是啊，这并不那么好笑，但艾略特还是笑了。从罗兰的表情中，他看不出父亲是否想让人知道他和米施嘉的关系。

“我感觉我错过了什么。”艾略特说。

“我觉得罗利身边的每个人，难免都会有这种感觉，”米施嘉回答道，“所以你现在在普湾大教书？你觉得怎么样？”

艾略特告诉了她自己的感受，回答了她所有的问题。她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堆客套话，显然对他的个人情况很熟悉。在艾略特看来，这更突显了这次偶遇的非同一般。

米施嘉认真地听着他的所有回答，罗兰也加入了一些愉快的评论，但艾略特每过一秒就越发意识到，他闯入了他们的谈话，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他应该走开。

就算不是前FBI探员，也能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但好奇归好奇，这关他什么事？就算是他的事，他也没有好的借口硬要插进去。罗兰既不是他的孩子，也不是他调查的嫌疑人。

他已经没有调查可做了。

“恕我失陪，我需要在晚饭前处理一些事情，”艾略特最后说，“很高兴认识你，米施嘉。”

米施嘉笑了笑。那是一种真诚的微笑，其中不乏如释重负的感觉。

罗兰看起来也松了一口气，不过他掩饰得更好。“儿子，晚餐六点就好。干酪焗茄子砂锅菜。”

“好的，听着就好吃。”焗蔬菜对塔克来说可能不够，他也许应该提醒他先垫垫肚子。

米施嘉说：“终于见到你本人了，我真是说不出地高兴，艾略特。”她对罗兰露出了一个古怪的微笑。“你知道吗，从前

我们所有人，包括你父亲，都认为把孩子带到一个充满暴力和混乱的世界是不道德的。”

一个充满了他们自己制造的暴力和混乱的世界。

“我很高兴你改变了主意。”艾略特对父亲说。

“我对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主意。”罗兰的笑容很温暖，艾略特也报以微笑。

从小到大有一件事他从未怀疑过，那就是他是被爱着的。

他向好奇地看着他们的米施嘉点头道别，然后上楼去洗掉治疗过程中留在身上的按摩油和镇痛凝胶。他有点酸痛、疲惫，但挺舒服。热水感觉很好，他把水龙头开到最大，让热度冲刷脖子和肩膀。

艾略特洗完澡出来时，米施嘉的车还停在他家门口。他一边用毛巾擦着身体，一边透过卧室的窗户若有所思地看着那辆车。

他穿上牛仔裤和T恤，走进书房打开电脑。

以前，这个房间是他的卧室，从这里可以将蔚蓝的海湾一览无余。但在去年秋天发生了那件可怕的事后，他和塔克对全屋重新装修了一下。艾略特现在的书房就是他以前的卧室里，而他和塔克现在睡觉的地方可以看到高耸的松林和远处的雷尼尔山。

他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那并不是个借口。但他发现自己在听从下面房间传来的闷闷的对话声。小木屋的隔层很结实，他听不清说了什么，但从语气可以判断两人在争吵。声音很小，但很激烈。

他在搜索栏里输入“米施嘉 温斯坦”，弹出了一堆一个叫“米

施嘉”的女演员在一家叫“温斯坦公司”的地方的照片。还有几页关联“米施嘉”和“温斯坦”的照片，终于，他找到了他要找的东西——米施嘉·温斯坦，妇女儿童正义中心[2]驻纽约市主任。该组织似乎是一个为低收入妇女提供教育和法律援助的综合机构，米施嘉担任主任一职已经十多年了。

她的官方简介称她为“女权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并列出了一系列很厉害的证书和学位。

一切都很好，但是.....艾略特继续搜索。

窗外传来鸟儿甜美的歌声。楼下两人还在说话，争论似乎结束了。

最后，他找到了几年前报纸上的一篇社论，内容是抗议米施嘉被任命为CJWC的主任，称她是“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和前科犯”。

1984年，作为全国性质的反战组织“学生争取民主社会[3]”的暴力分支“集体”的成员，温斯坦承认犯下了1975年发生于华盛顿州斯诺霍米什郡[4]的持械抢劫必运[5]装甲车未遂一案，并被判处十到十五年监禁，但因表现良好，她于1992年获释。2004年，温斯坦被授予了妇女儿童正义中心驻纽约市主任一职。

他怀着厌恶的心情读完了社论的其余部分。一般来说，艾略特并不认同那帮六十年代的激进分子和前科犯，但毕竟有这样一个概念，那就是通过服务社会来偿还罪孽。可话又说回来，有些人是不接受道歉的。

他点击退出屏幕，靠在椅背上，抬头凝视着屋顶上暴露出来

的椽子，是雪松原木的。在执法部门工作，你不可能不知道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奇怪的巧合。但罗兰的前妻，一名住在纽约的前激进分子，恰好在罗兰的房子被烧毁的时间段里路过西雅图？不，这不是巧合。是谁主动联系的，以及，为什么？

走廊里传来他的手机铃声，艾略特听出那是塔克的来电铃。

他把椅子往后一退，去找他的手机，最后在他丢在地板上的裤子口袋里找到了。

他没来得及接听，不过塔克已经留下了语音信息。

“嘿，出了点事。我想我要在城里过夜了。告诉你爸爸我很抱歉不能一起吃晚饭，”停顿了一下，“我爱你。”塔克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爱你？

艾略特盯着手机屏幕，塔克那邮票大小的头像神秘兮兮地回望着他。

塔克不得不留在大陆过夜，这本是很寻常的事。但那句直白的“我爱你”？这可不寻常。事实上，在整个通话过程中，塔克的声音听起来都很奇怪。很局促。如果那人不是塔克，艾略特会说 he 听起来.....很紧张。

[1]Transcendentalism，因为兴起于1830年代的新英格兰地区，也称作“新英格兰超越主义”或“美国文艺复兴”，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人性中的神性，是美国的一种文学和哲学运动，后面提到的爱默生（Ralph Emerson）、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富勒（Margaret Fuller）、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都是该运动的代表人物。

[2]Center for Justic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以下均简写为CJWC, 作者杜撰的组织。

[3]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简称SDS (以下译作“学民社”), 上世纪60年代成立于美国的一个全国性学生运动组织, 是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在反越战运动期间表现活跃。

[4]Snohomish County, 位于西雅图市以北。

[5]Brink's, 美国一家提供现金及贵重物品武装押运的公司, 负责许多银行的现金转运工作。

(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 欢迎购买全文, 获得更全面的电子书阅读体验。)